

12 | 满庭芳

时序已过雨水,但是北国大地依然有冰封雪锁,大地寒凝。于是,我怀念起江南早开的梅花了。我国的梅花大部分生长在长江流域,中下游地区的平原丘陵气候尤其适宜。历史上,南北朝的陆凯当春之时,曾折一枝梅花,委托去长安的驿使,捎给远方的朋友范曄,并附诗一首:“折花逢驿使,寄与陇头人。江南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。”今年立春以来我突发奇想,在快递通信事业如此发达的今天,会不会有人从江南寄我一枝盛开的梅花呢?

记得数年前第一次去南京,正值立春过后不久。抵达南京当天,就与文友直奔久负盛誉的南京梅花山赏梅。梅花山原名孙陵岗,海拔只有55米,是三国东吴孙权墓所在地。临近山冈,便觉眼前繁花似锦,飞红叠翠。步入梅园深处,更是目迷五色,暗香袭人。树树红花碧萼缀满枝头,似无数天真烂漫的笑靥,巧笑倩兮地凝望着我们。梅花山面积约1500余亩,有三百多个品种的几万株梅树,被誉为“天下第一梅山”,与上海淀山湖梅园、江苏无锡梅园和武汉东湖磨山梅园并称为“中国四大梅园”。南京植梅始于六朝时期,至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。梅花山的梅以粉红色居多,另有白梅、黄梅、紫梅等点缀其间,更显其姹紫嫣红,翩翩烂漫。

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,花多是某种文化的象征。当北国大地还是漫天风雪之时,江南的梅花就已经挺起傲奇枝,透着阵阵冷香次第开放,带来春天的气息了。这使得梅花自古就成为一种名花,国人喜爱梅花也相沿成习,观赏梅花随之成为众多国人的精神活动。古往今来,文人雅士吟诵

长江下游的古渡口,是一个让人暗自离情别绪的地方。有告别与开始,回首与前眺,混沌与清晰……尤其是在宽阔的江面,一船颠簸横渡,更有着一眼望千年的苍茫。

不知道古人从前是怎样渡江的。那时的江岸,是否风雨烟波,激浪排空,孤身一人对沙鸥,水天寂寥?

在没有桥的日子,两岸迢迢,一条江,大地上的一道裂岸天堑,可以想见,有人赶路,气喘吁吁,芦荻翻飞,江边饮马。

就这样想时,“渡江啊——”昆曲《渡江》里,那一声散板的苍凉,达摩踩一枝青苇,飘然北上。

在中国传统山水画卷中,《千里江山图》是描绘江南青绿山水的传世之作,而在我看来,似乎还应该有一幅水碧山青的《春江船渡图》来呈现古人的舟楫往来,虽未曾见过,它或许隐匿在某个角落,不为人知。

渡,是尘世里的俗事。可以借一叶小舟,横过长江。下游的江面,又宽又阔,在舟楫往返的漫长岁月里,渡江是一件现实而缥缈的事情。

路断了,也就策马难行。一叶孤帆,出入风波里。江南青山慢慢明晰,而身后渐成远去朦胧的风景。

从前渡江的地方很美,春花秋月,两岸潮平阔。亦有很好的名字,轻念慢读,有氤氲江南烟水气,又让人多愁善感。

西津渡,唐时叫金陵渡,长江下游南岸的古老渡口,在镇江云台山麓。一千多年前,一位衣衫朴素的诗人来到这里,投宿江边,夜不能寐,写下《题金陵渡》:“金陵津渡小山楼,一宿行人自可愁。潮落夜江斜月里,两三星火是瓜洲。”想那时,古渡旁一条繁华街,分布着客栈、酒肆……诗人站在小山楼上眺望夜江,冷月西斜,寒潮初落,内心寂寞凄凉。

古渡不只是汨汨浪涌于古人的诗中,也留下了岁月风雨冲刷不去的印迹。那条老街的青石板路在脚下延伸,石缝中间留下深深的车辙痕,诉说着前朝旅人的迟疑、彷徨。

年轻时,在我有限的文化与地理的旅行中,一直想从古渡过江,借微弱星光,去打量那些提着行囊匆匆而过的身影。无奈因长江岸线泥沙堆积迁移,江水后退,原先的渡口,失去了摆渡功能,在江岸已成了一个孤寂背影,终未能渡。

青山隐隐水迢迢。多年前,在江之北岸,我从杜十娘沉百宝箱的地方渡江,天青色的黛渡江景里,似遇见一古代青衣女子独立船头,衣袂飘飘,将半生积蓄,一腔真情,付诸东流,倾倒在解缆起航的水域天际,冷风吹得芦苇哗哗作响,渡江倒成了在古人的爱恨情仇中穿行。

觅渡,古人出行时的张望神态。“扬子江头几问津,风波如旧客愁新。”五百多年前,明代诗人张弼走在回家乡的路上。少年时,漂泊在外,追逐人生名利;人到中年,一条江横亘面前,眼看着江水上涨,觅船不得,独坐江边叹喟。渡江,恰成江湖上的隐喻。

《浮生六记》的作者沈三白,是从江阴渡口寻船北上的。无奈待渡的日子,雨雪际会,滞留在一小客栈里,身上银两渐稀,终归是一个姓曹的江北人资助,水声哗然,悄然北上,往岸上去了。

董小宛从十里秦淮迁居水绘园,也是要渡江的。不难想见,一个娇弱的古代女子,端坐在一叶扁舟上,在江中左观右望,江天与水天共一色。

这时候,可以想象,船渐近,舟楫摇晃,江北岸上,景物清晰,有雄鸡啼鸣,野村稀朗。

渡江的那个人,往往站在荒烟蔓草的江堤上,转过身来回眸一望,便再头也不回地绝尘而去,江岸渐行渐远,渡口只剩下一粒小黑点。

一条江,对凡人来说,恨不能像鸟有一双翅膀。一只鸟过江,中途停留在江心岛上,江有夹江,另一侧是外江,江帆鼓荡。许多桥,精巧地构架于有夹江的地方。

我出生在滨江小城,对岸是江南。从前坐船到上海,要在江上半天一夜,现在只需两个多小时的车程。

常怀念过去那种觅渡出行的方式,也固执地认为,这是一种古老的对江河天地的膜拜。鸪鸟啼鸣的初夏,约二三好友到江边吹风、挖蚂蚱。

我私下觉得,当年沈三白缺钱渡江,说明他缺少生存意识。他可以挖蚂蚱,拿到集市上去卖,渡江的银子就有了。

朋友不同意我的观点。说,文人怎会轻易放下架子挖蚂蚱,更不会拿到集市上去卖,文人都有虚荣和自尊吧。他蹲在江边,双手掬一捧江水,作捧水欲饮状,口中喃喃,“又喝到家乡水了”。说罢,手一松,一掬水,蹦蹦跳跳,又跳回长江里了。

我们坐在江边看风景。朋友说,要是有一条小船,真想渡江一回。已经有好多年不渡江了,现在渡江,都是从大桥上过,只要10分钟就到对岸了,江南再也没有古诗中的那种遥远,那种意境了。

他坐在一块石头上抽烟,在袅袅升腾的烟雾中,抒发一个小人物的质朴梦想,想坐在一条船上,渡江的船没有动力只有桨,从江岸顺流而下,在下游七八里的地方一把抓住对岸一根随浪飘摇的芦苇,就到江南了。

渡,是一种内心的浸透。坐船渡江,也成了一件既遥远又风雅的事情,从此岸到彼岸,过程十分重要。就像一个人,有酒醉的感觉,慢慢地,走进湿润的梦里。

题图摄影:王晓燕

春江横渡

王天生



人与梅花一样清

王本道



及丹青妙笔绘梅的作品亦不可胜数,如元代诗人杨维禎有诗云:“万花敢向雪中出,一树独先天下春。”北宋的苏东坡将梅与瘦竹、文石誉为益人心志的“三益之友”。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将梅花之香写到极致:“当年走马锦城西,曾为梅花醉似泥。二十里中香不断,青羊宫到浣花溪。”明代“画梅圣手”王冕隐居在山清水秀的诸暨枫桥水南村,他一生爱梅、种梅、咏梅、画梅,其中所绘墨梅被称为水墨“神品”。特别是那首题为《墨梅图》中的诗:“吾家洗砚池头树,个个花开淡墨痕。不要人夸好颜色,只留清气满乾坤。”无疑是自身胸次的写照。

早春时节,前来梅花山赏梅的人熙来攘往,络绎不绝,人们徜徉于一株株梅树之间,却很少听到喧闹和嬉笑声,周遭世界,只有梅花清淡的香味,隐隐约约,微风吹拂,烂漫的花浪一波推着一波,淡淡的香味也随之风来——赏花是无需语言的,如同静水流深,感受到的是一种心灵上的感喟之美。千百年来,国人对梅一直怀有特殊的爱恋之情,缘于它凌霜

不凋,拥有铁骨傲寒的高贵品格,不与百花斗艳争宠,独守一方清冷与高洁,成为高尚品格的象征。如南宋诗人谢枋得的“几生修得到梅花”,明代旅行家、文学家徐霞客的“人与梅花一样清”。这样的诗句每每读后都让我感动不已。

由此让我想起近代一位文化巨擘,前辈散文作家朱自清先生。早听说与南京仅一江之隔的扬州,便有一处朱自清先生的故居,于是我与文友在梅花山赏梅之后,旋即乘车过江,去扬州探访朱先生的故居。朱自清先生的故居有多处,但是扬州的这处是我印象最深的。在一条僻静的小巷深处,我们找到了先生居住了十四年之久的故居——安乐街27号。故居始建于晚清,是一座传统的四合院,保留着扬州古民居的建筑风格,大门右边小院内的两个房间,是先生的住处兼书房,一张带有幔帐的老式木床,一张八仙桌,两张木椅,书桌上摆放着先生生前用过的笔、笔洗和烟斗,陈设简单而质朴,也一如先生的人品与文品。在这座平凡的院落里,先生娶妻、生子,考

逋园是原兴业大街北头焦家大院后面构筑的一座园林,“逋园”,取“逋逃流散”之意,典出《书·大诰》:“予唯以尔庶邦,于伐殷播播臣。”园主人是中国近代史上祺祥政变(也称北京政变、辛酉政变)中被罢官的赞襄八大臣之一的焦佑瀛。

焦佑瀛,字桂樵。天津人。道光十九年举人,因才干超群,深得清室宗室肃顺的赏识。咸丰十年,焦佑瀛在静海县负责团练时,经肃顺推荐,召至热河,命其在军机处行走,迁太仆寺卿,成为咸丰皇帝身边的要人。翌年八月,咸丰皇帝病重,临终前命怡亲王载垣,郑亲王端华,协办大学士、户部尚书肃顺,御前大臣景寿,军机大臣穆荫、匡源、杜翰、焦佑瀛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,辅佐同治小皇帝。咸丰皇帝刚死,慈禧太后便授意御史董元醇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,并派近支亲王一二人辅弼。肃顺等以“本朝无太后垂帘故事”为由,拟旨痛斥。不久,慈禧与奕訢发动突然袭击,将载垣、端华、肃顺处死,景寿、焦佑瀛等五人分别被革职。

事实上,八大臣反对两宫垂帘听政的“皇帝谕旨”就是焦佑瀛拟的。

焦佑瀛被革职后回到天津故里,过起隐逸的生

取大学。受聘到北京工作以后,每次回扬州,仍然居住、读书、写作在这里。可以说,扬州这方钟灵毓秀的土地对于陶冶先生的性情,对文学的浓厚兴趣及独特的审美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。他在散文《我是扬州人》中写道:“这样看,就只有扬州能够算是我的故乡了。何况我的家又是‘生于斯,死于斯,歌哭于斯’呢?所以扬州好也罢,歹也罢,我总该算是扬州人的。”研读朱自清先生的散文作品得知,先生也是深爱梅花的,他曾在散文《看花》中写道:“后来到杭州做事,遇见了Y君……我和他常到孤山去看梅花。”“梅树确是不少,密密地低低地整列着……梅花并没有开,但那珍珠似的繁星似的骨朵儿,已经够可爱了。”“大殿上正做晚课,送来梵呗的声音,和着梅林中的暗香,真叫我们舍不得回去。”先生自青年时代萌生的爱梅、惜梅之心,让人顺其自然地想到,他终其一生不但为文化宝库中留下了清隽隽丽的文学瑰宝,而且成为一个新文学的开拓者、著名学者和教育家、无畏的民主战士的经历。青年时代,积极参加“五四”爱国运动,参加北大学生为传播新思想的平民教育演讲团,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校南迁昆明,任西南联大教授,并当选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。1946年7月,当得知李公朴、闻一多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,又不顾个人安危参加李、闻追悼大会,并登台演讲、写挽诗。直到重病缠身,还毅然决然地在拒绝购买美援面粉的名单上签名。逝世的前一天还嘱咐夫人:“有一件事情得记住,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……”可以说,朱自清先生是以“人与梅花一样清”的一生,凝成了自己高雅纯净的芬芳,直至最后,“化作春泥更护花”了。

题图摄影:王晓燕

古籍中的津沽园林(十七) 归隐种菜在逋园

章用秀

活。他在锦衣卫桥附近修筑园林一座,取名“逋园”。这一带地处河湾港汊,小桥流水,渔舟往来,焦佑瀛在园中筑亭建房,亲植花木,喂养鱼虫。时逢花晨月夕,每每开筵延宾,饮酒赋诗,悠然自得。民国年间戴惠庵的《沽水旧闻》说:“焦遂归隐津门,小居河东锦衣卫桥之畔。地当海河(实为金钟河)港岔,船只往来,帆樯如林,捕鱼虾者,皆集于斯,每当夜半,渔灯星火,两岸喧嚷,胜地也。焦于桥西,购地百亩,修拓一园,命名逋园(俗称焦家园)。其间极亭台花木之盛,饶虫鱼鸟兽之欢。豆棚瓜架,菜圃蔬畦,躬亲种之,每于花晨月夕,开筵延宾,诗酒之盛,脍炙人口。”

如今逋园已荡然无存,其遗址是一个大型的住宅小区。近年也有人说焦被革职后常住北京,在锦衣卫桥逋园“焦亡园废”的终老之说,没有根据。

沽上丛话



青青世界(油画) 杨之琬

满足减压需求的“百福描金图”,不少消费者描完100个福字后将其装裱挂在家中,并晒在社交平台;调侃“躺平”现象,依托鲁迅《热风》中名句开发出的“摆脱贫气”小毛毯,已销售逾5000条,销售额40余万元……在各类文博场馆围绕文创产品竞相发力的今天,国家图书馆

进一步,通过深入挖掘自身的文化资源潜能,尽力回应公众的文化消费诉求,从而在新时代条件下更好地发挥其实际效用。在此意义上,国家图书馆借助馆藏典籍,深耕文创领域,彰显了与时俱进的理念,也拓宽了自身的经营范围。

纵观时下,立足文创领域做文章者不在少数,但是,真正能够把准方向,体现特色,做出成效者似并不多。走进许多文博场所,常见的往往是一些设计简单的同质化文创品。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,则是国家图书馆的文创品,尽管品类众多、琳琅满目,但总是给人面目清晰、有态度的感觉。

亦如国图创新文化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的,把典籍变“薄”、变“活”,把中国文化最好的一面讲出来,是国图文创的任务。毕竟,国家图书馆馆藏以典籍为主,而非器物,整体字、竖排版,许多人看不懂也不爱看,仅仅复制粘贴古籍书样来开发文创品,很难,这就促使国家图书馆的文创人员深挖典籍,再转化为当代语境“讲故事”,使得婚俗、节俭、习俗、养生等内容依托文创在故事中“活”起来。这样,自然更容易走进公众心中,获得不少人的青睐。

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,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逐渐升级、日益多元化,他们不再满足于日常物质生活,不再满足于通过种种文字享受阅读的乐趣,而是希望能有更多契合自己审美情趣的文创产品涌现出来,为生活增色;与此同时,作为公共图书馆,也不能只是墨守成规,仅仅满足于提供公益阅读服务,在此基础上还需更

进一步,通过深入挖掘自身的文化资源潜能,尽力回应公众的文化消费诉求,从而在新时代条件下更好地发挥其实际效用。在此意义上,国家图书馆借助馆藏典籍,深耕文创领域,彰显了与时俱进的理念,也拓宽了自身的经营范围。

题图摄影:王晓燕

以文创“活”化典籍

周慧虹

我父亲叫李鑫,又叫李小麦。

他1915年出生在河北省安平县一个叫南牛具的地方,距离滹沱河很近。我小学回老家的时候一高兴就跑到滹沱河的大堤上玩儿,看那滚流而流的河水。为了生计,父亲很小就跟着师傅学唱木板大鼓,而且很快就在冀中一带唱出名堂。那时候父亲长得精神,高挑个儿,眉清目秀的。观众里的大姑娘、小媳妇都喜欢看,其中就有我母亲。我母亲与我父亲同岁,是深泽县富人家的闺女,为了看我父亲的演唱,就跟着这帮子人串村。一来二去,我母亲和我父亲就成了家。当时抗日战争已经开始,父亲不甘心再唱木板大鼓,就悄然告别师傅,投奔了革命队伍,在县大队当交通员。没多久,我父亲回家看我母亲,被同为一个师门的内奸出卖,在家里被日本鬼子抓走。我母亲连滚带爬跑到隔壁的县大队,等赶过去父亲已经被抓进炮楼里。母亲跟疯了一样要跑进炮楼,被县大队的人拽住。父亲在炮楼里被严刑拷打,据父亲说打他的都是伪军,日本鬼子就在旁边看着。最后父亲被打得遍体鳞伤,身上一块儿好地方都没有。县大队委托村里人到炮楼说情打点,父亲被抬出来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。母亲哭得惊天动地,把父亲接回了家,细心照看。别人和我母亲说,你那口子救不回来了,母亲不信,天天喊着我父亲的名字,说我一定要把他救活。父亲醒过来的时候,见到的是我母亲满是泪水的脸。后来父亲在外边打仗伤了腿,又一次回家,母亲仍是细心照料。母亲后来对我说,你父亲没有我早就死了。父亲伤过好几次,他还曾跟我说过白求恩给他治疗时手底下利落,对伤病员态度特别和蔼,是个好洋老头儿。

父亲接到秘密任务去北平做地下工作,也就是负责一个交通站。母亲不放心,因为母亲的父母亲都在北平,我的二姨和舅舅也在北平。于是,她不顾父亲的几次阻拦,到北平找我父亲。父亲的一个交通站在北平的船板胡同,他给我姨父的一个绸布点当小老板。绸布点的背后就是一个教堂,接头常常在教堂里边。十年前,我专门去了一趟船板胡同,绸布点没有了,但那座教堂依旧在,我仿佛看到父亲在那里秘密工作。母亲不知道

怎么得知父亲的行踪,几次跑到绸布点找我父亲,都被机智的父亲躲开了,因为夫妻在里边相见很危险。母亲后来对我说,明明知道你父亲就在里边,但进去就是找不到,狠心的男人。母亲的嘴严,父亲在北平做地下工作,她没有跟任何人讲,就是和父母、二姨、小姨父也没有说。父亲在北平做交通站工作时经历了不少的风风雨雨,他与敌人斗智斗勇,好几次化险为夷。有一次,父亲带着母亲去天桥看曲艺,就差点儿被敌人抓住,他自己跑开,剩下母亲跟着父亲跑,母亲进了一个死胡同,没看见父亲,只见到一群送葬的队伍出来,最后自己抹眼泪回家了。后来,父亲不知道通过什么关系当了伪警察,专门管户籍,转运了好几批我党的同志秘密离开北平。我好几次动心思想写父亲,但每次跟父亲说时,父亲都轻描淡写的,其实从只言片语中也能感觉到当时的激流暗涌。在北平,父亲被捕过好几次,但后来都被放出来。我小姨父就当过保人,他信誓旦旦地说我父亲就是一个做小买卖的。新中国成立后,我小姨父知道父亲是共产党,吓得差点尿裤子,因为他当时跟我父亲说过不少共产党的坏话。父亲笑笑说,你救过我,就等于共产党做过好事。

新中国成立后,父亲作为军管会的成员,曾经参与接收渤海大楼、劝业场和中国大戏院。父亲曾跟我说过这段历史,说接收是不讲价格,是需要用东西交易的。他跟我说过当初怎么跟高渤海谈有关劝业场和渤海大楼的接收价格,用多少袋米、多少尺布进行置换。父亲跟我讲得很清楚,可惜我没有记住。总觉得守着父亲过,总会有机会再问。但是,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没有记住。现在有人说是军管会直接接管了,没有与资方交易,这明显是错误的。

那时,父亲和其他准备进城的干部在河北省霸州的胜芳集中等待,然后进行培训和学习,做好进城准备接管天津的一系列工作。父亲从那时候起一直到进城,脑子里总有一个想法,就是接我母亲和哥哥们进城。那时,我母亲带着三个哥哥已经回到了南牛具村,等待着与父亲团圆。天津眼花缭乱的生活并没有扰乱我父亲。父亲的心没有改变他抽时间回到老家南牛具村,赶着马车接回了我母亲和三个哥哥。母亲走的时候,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,对亲戚们说,她还会回来,帮她照着看这个家。母亲对父亲很有感情,我后来回老家的时候,她总嘱咐我买东西去看谁谁,人家照顾她不错,给她收麦子、挑水、养猪。有一次我回老家就住在母亲住的那间房子,一明两暗,有一个小院子。当时,觉得特别温馨,冬天有好心人给我点了炉灶,我睡得特别温暖。家里来了很多乡亲,我在村里辈分大,有些上年纪的人见面就喊我爷爷,喊的我扯脖子红。来的人都说我母亲好,说帮助我母亲干活儿,你母亲舍得杀猪,给我们吃肉,让我们解馋。父亲进城以后也犯过错误,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,他让我大哥和二哥回老家找乡亲们买粮食。我记得很清楚,大半夜大哥和二哥回来,背着沉甸甸的棒子面。大哥说着给棒子面乡亲的名字,说给钱都不要。他们说,我父亲拎着脑袋在外边闹革命,他们这时候还要钱,算什么人。后来上级领导得知,给了我父亲降一级处分。那年,我10岁,我能看出父亲的痛苦,过去总是乐呵呵的,后来回家也不怎么说话了。我有四个哥哥,加上我就五个大小伙子,都是能吃的嘴。我记得大年除夕,我吃饱了饭,撑得我在大院子里边疯跑。我小时候穿的衣服都是哥哥们的,接长部分是母亲缝补的。大哥结婚,父亲脱下自己的裤子给了大哥,大哥很不高兴,说,结婚都不能穿新的。

1989年的秋天,大哥去上海出差,突发脑溢血去世。母亲知道后悲痛至极,不久就去世了。父亲的精神也有些恍惚,总说他的魂跟母亲走了。两年后,孤独的父亲突然对我说,你岳母也是一个人,干脆我们俩一起过算了,你跟你岳母说说。我很诧异,因为我岳母守寡很多年,谁跟她说说都摇头拒绝。再加上,母亲去世才两年,不知道父亲是怎么想的。我不好意思跟岳母说,这件事就拖了一段时间。后来父亲催我,说,就让你张口说一下,同意就一起过,不同意就算了。我没办法,一天晚上趁着我岳母高兴,就硬嘴地说了,没想到岳母竟然哭了,我就知道父亲是自作多情,连忙安慰岳母,而岳母说出的话,让我目瞪口呆。岳母说,就这点事儿,你怎么才说呀。我突然明白过来,父亲和岳母早就说好了,就等着我去挑开。父亲和岳母结婚没有什么仪式,岳母烫了头发,打扮得像个新娘子。我搬来和父亲岳母一起过,看见父亲笑呵呵的样子又回来了,心里有一种很复杂的感觉。后来父亲对我说,我就想有一个伴儿,要不我一个人就想想你母亲。有时候父亲会当着岳母的面情不自禁地讲我母亲,讲两个人的出生入死、血雨腥风。岳母也不在意,就那么专心地听着。1997年夏天,我闺女考上了大学,得知消息那天,岳母去世。她说,就等着听到这个消息再走。岳母去世,父亲就就觉得老天不公,那样惩罚他,让他孤独。两年后,父亲也去世了。那天,我从成都坐飞机朝家里赶。祈祷能看见父亲一面,到了医院,父亲已经奄奄一息,但他还是攥着我的手。在他的枕头旁边还放着当天的《参考消息》,他最关心的是台湾什么时候能回到祖国的怀抱。我和四哥给父亲穿衣服,四哥跟我说,父亲临死前说了一句话,让母亲跟他埋在一起。二哥在加拿大,就别让他回来了。

在给父亲买墓地的时候,遵照父亲的话,母亲和父亲埋在一起。隔着的就是我岳父和岳母的墓碑。有时候扫墓,在安静的时候,我似乎能听见父亲在唱木板大鼓,声音沧桑,透着一种高亢。父亲活着的时候,就总爱给母亲唱《杨家将》。

我父亲就是一本,为此,我给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《红色浪漫》,算是一种祭奠。题图摄影:刘佳

把文创产品做好了,不仅可以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增添情趣,而且,还可以为生产赋能。据悉,目前国图文创已通过授权服务,助力很多企业提升了品牌品质。比如某品牌与国图合作推出40余款“甲骨文”主题服饰产品,累计销售13万件,销售额逾5000万元……

有句话说得好,“文化是一种不断的创造过程。文化必须创造,在对新鲜事物的感受与认识过程中,我们比旁人成长得更快”。国家图书馆以文创“活”化典籍,是利用自有资源进行的一种创新、创造,它助益他人,亦成就自身。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优质文创品因创新、创造而“活”、“火”,为社会生产赋能,为大众生活添彩。

题图摄影:刘佳

题图摄影:刘佳

题图摄影:刘佳

题图摄影:刘佳

题图摄影:刘佳

题图摄影:刘佳

题图摄影:刘佳

题图摄影:刘佳

题图摄影:刘佳

题图摄影:刘佳

题图摄影:刘佳

题图摄影:刘佳

题图摄影:刘佳

题图摄影:刘佳

题图摄影:刘佳

满庭芳

第五二七期